

谭新华教授男科学术思想探析

黎鹏程, 何清湖

湖南中医药大学, 湖南 长沙 410007

[摘要] 谭新华教授调治男科疾病, 重视脏腑辨证, 脏腑之中, 尤重脾肾。认为男科疾病心身相关, 重视养心调肝; 强调病证结合, 突出中医治疗。用方既重视对前人经验的继承, 又擅长师法古方, 化裁创制了尿瘰康、前炎清方等新方。

[关键词] 中医男科学; 调补脾肾; 病证结合; 心身相关; 养心调肝; 谭新华

[中图分类号] R277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0256-7415 (2014) 02-0022-03

谭新华教授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外科学教授, 主任医师, 全国第一批、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 湖南省名中医。谭新华教授悬壶杏林五十余年, 擅长外科疑难杂病的诊治, 尤其对男科的前列腺疾病、男性不育症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。笔者有幸随诊学习, 现就其男科学术思想探讨如下。

1 调治疾病, 注重脾肾

谭教授调治男科疾病, 重视脏腑辨证。脏腑之中, 尤重脾肾。盖脾胃为后天之本, 气血生化之源, 具有主润宗筋和充养生殖之精的功能。脾气健运, 水谷精微上输于心肺, “心肺化赤”, 以营养全身。《普济本事方续集》云: “何谓须用胃气, 缘胃受谷气, 谷气生则能生气血, 气血壮则荣卫不衰, 荣卫不衰则病自去矣。五脏六腑表里之间, 皆出自谷气而相传授, 生气血而灌荫五脏。”说明脾胃是维持全身脏腑气血正常生理功能之根本所在。《杂病源流犀烛》亦云: “有因脾胃湿热, 气化不清, 而分注膀胱者……精随而出。”说明脾胃不运, 精微变生湿浊而下流, 导致阳痿、遗精等病。故而谭教授把健补脾胃之气作为调治疾病的大法。在辨治慢性前列腺炎、弱精症、少精症、遗精、阳痿等杂病以及瘵后调理方面, 谭教授把调补脾胃的方法灵活运用于对上述疾病的治疗。常用健脾方如四君子汤、补中益气汤、参苓白术

散、八珍汤、归脾汤等; 谭教授将常用药物如人参、茯苓、山药、扁豆、薏苡仁、芡实、莲肉等作为“补脾胃上药”, 尤喜用甘、微温的黄芪, 正如《本草正义》所云: “黄芪, 补益中土, 温养脾胃, 凡中气不振, 脾土虚弱, 清气下陷者最宜。其皮直达人之肤表肌肉, 固护卫阳, 充实表分, 是其专长, 所以表虚诸病, 最为神剂。”

“男子以肾为先天”, 肾主藏精, 肾精化生肾气, 谭教授认为人体的形成是肾所藏之精互相结合的结果, 肾精是生命存在的基本物质基础, 无此基础则人无以构成与存在。人生成之后, 其生长发育生殖与肾藏之精密不可分, 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: “丈夫八岁, 肾气实, 发长齿更。二八, 肾气盛, 天癸至, 精气溢泻, 阴阳和, 故能有子……七八, 肝气衰, 筋不能动, 天癸竭, 精少, 肾脏衰, 形体皆极。八八, 则齿发去。”张介宾亦云: “肾为精血之海, 为元气之根。五脏之阴气, 非此不能滋; 五脏之阳气, 非此不能发”(《景岳全书·命门余义》)。张锡纯说: “元神随督脉下行至精室, 与元气合而化精”, 表明人体的精髓、元气、精室、睾丸与精之化生皆为肾所主, 说明肾为生精之本。谭教授在研究前人认识的基础上, 结合长期临床经验, 提出了“男科病证多根于脾肾”的学术理论, 谭教授在治疗男科疾病时用常顾及肾, 其中以补肾阴为主的如左归饮、左归

[收稿日期] 2013-08-25

[基金项目] 谭新华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资助项目;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专项资助项目 (编号: 湘中医药函2011100)

[作者简介] 黎鹏程 (1970-), 男, 医学博士, 博士后, 硕士研究生导师, 研究方向: 谭新华教授中医外科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。

[通讯作者] 何清湖, E-mail: Hqh1111@tom.com。

丸、固阴煎、大补阴丸、六味地黄丸等；以补肾阳为主的有右归饮、右归丸、八味肾气丸、固精丸、巩堤丸、赞育丹、五子衍宗丸、秘元煎、益肾生精汤、毓麟珠等。常用补阴药如熟地黄、枸杞子、女贞子、旱莲草、山茱萸等；常用补阳药如鹿角胶、鹿角霜、肉苁蓉、枸杞子、补骨脂、沙苑子、菟丝子、淫羊藿、巴戟天、杜仲、牛膝等。

2 心身相关，养心调肝

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- 心理 -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，出现了医学与心理学、社会学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，这种趋势在男科学范畴内表现得尤为显著。目前，人们愈来愈重视由心理、社会因素所导致的心身疾病。而大部分男科疾病属此范畴，如性功能障碍、前列腺疾病特别是慢性前列腺炎、不育症等，这些男科疾病，其病程多较长，患者容易出现烦躁、焦虑、悲观、忧郁、恐惧、失望、敏感多疑等情绪，而情志刺激对其发生、发展有重要影响。谭教授认为情志活动受心的主导、制约，有赖于肝气的疏泄、条达，太过或不及都可成为致病因素，在男科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中，情志致病作用尤为突出，且情志致病最易伤肝，治疗上应强调关注“心身相关”，重视养心调肝，采用解疑诱导、移情更性、七情调治等配合中药治疗，将心理行为治疗和躯体治疗相结合，心身并治。针对不同男科病患者的心理特点，因人而异，采取相应的心理疗法，如《理瀹骈文》所云：“情欲之感，非药可愈；七情之病，当以情治。”

肝为刚脏，性喜条达，肝主藏血，司疏泄，肝主筋，《灵枢·经脉》足厥阴之脉“循股阴入毛中，过阴器，抵少腹”。心主血脉，为阳道振奋之物质基础；心主神明，喻嘉言在《医门法律·卷一·附答内经十问》中云：“心为情欲之府”。《景岳全书·遗精》亦云：“精之藏虽在肾，而精之主宰则在心。”若终日忧郁，六神无主，心阳必伤。男科杂病，多久治难愈，患者为病所困，情志抑郁，此张景岳所谓“因病而郁”；亦有“因郁而病”，情志失调致肝气郁结，气郁成痰、气滞血瘀或郁而化火，久郁未解而终成疑难顽证，如不育症，可因长期情志失调、久郁不解而导致不育，此乃“因郁致病”；相反，长期不育，又可出现各种情志变化，此为“因病致郁”。“木郁达之”，气血和平，则痼疾自愈。在临床中谭教授治疗男科疾病，除重视调理脾肾外，同时也注意养心调

肝。以养心为主的如养心汤、黄连清心饮、封髓丹；以调肝为主的有荔枝核汤、柴胡疏肝散、逍遥散、沉香散等。常用药如柴胡、郁金、合欢皮、枳壳、香附、川楝子、蜈蚣、白芍、沉香、荔枝核、露蜂房、酸枣仁等。其中蜈蚣治疗阳痿有独特疗效，近年已被作为专药而应用^[1]。露蜂房“治一切虚证，阳痿无子”。谭教授曾治疗一“心因性阳痿”患者。症见失眠多梦、精神压力大，勃起障碍，脉弦，舌淡红、苔薄白。方选逍遥散加蜈蚣、露蜂房、酸枣仁、合欢皮等，取逍遥散、蜈蚣、露蜂房调达肝气，酸枣仁、合欢皮养心安眠，服药30剂，诸症皆除，则阳痿自愈。

3 病证结合，突出中医

对病证结合，自古有之，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“病脉证治”已提出了病证结合。谭教授指出，中医男科的临床诊断应辨病与辨证相结合，先辨病，这个“病”包括中医的病，也包括西医的病，后辨证，证从病辨，以病统证。重视疾病病名的诊断与鉴别诊断，在病名诊断确定的基础上，再进行辨证。辨病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疾病的发生、发展及转归，而“证”是疾病发生、发展以及转归的不同阶段，是在人体生命变化中的实质性的具体反映。故辨证可以了解疾病在不同阶段、不同个体的特殊性。在诊断上既辨病又辨证，在治疗上既辨病论治又辨证论治，这是谭教授反复强调的中医男科临证特色。

治疗疾病当从整体观念出发，重视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，强调“治病必求于本”。如患者出现尿等待、尿不尽感、尿滴沥等表现，首先辨病，应分清是慢性前列腺炎(中医学称精浊)，或是前列腺增生症(中医学称精癃)；在辨病的同时辨证论治，针对不同的病证处方用药，谋求疗效。临床上若只注重辨证，而忽视辨病，对于许多无明显临床症状的疾病或疾病的某一无症状的阶段，如前列腺增生症未引起梗阻或轻度梗阻时可全无症状，可因无证可辨而延误治疗；反之，只侧重于辨病，强调疾病病理改变，忽视疾病的动态变化及整体状态的调节，对于疾病的治疗，就会变得机械呆板。谭教授认为，辨病是正确治疗的保障，辨证论治则是中医的精华，可以抓住矛盾的关键所在，从而进行针对性治疗。临床上应注重病证结合，突出中医特色。谭教授曾谓：“用药者若不执之以理，而谓不杀人者，予未之信也。”谭教授强调临证必须重

视四诊,辨证才有依据,施治才会更有针对性,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。

4 奇经用药,颇多发挥

奇经者,冲、任、督、带、阴维、阳维、阴跷、阳跷八脉也。叶天士云:“奇经八脉,隶于肝肾为多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腰腿足痛》)。冲、任、督三脉皆起于胞中,下出会阴,一源而三歧,皆约于带脉,借十二经脉与脏腑相连,男科疾病与冲、任、督脉关系较为密切。生理上,冲脉为十二经脉之海;任脉总任一身之阴经,为阴脉之海;督脉总督一身之阳经,为阳脉之海;此三脉皆与生殖有关。

谭教授受叶天士奇经理论的影响,认为奇经为病,多与肝肾久损有关,治奇经以调补肝肾为要,用药选择血肉有情之品如鹿角胶、鹿角霜、龟板胶、紫河车等,配伍当归、枸杞子、菟丝子、肉苁蓉、巴戟天、沙苑子、杜仲、覆盆子、韭菜子等组成“柔剂阳药”,能入奇经而奏填补之功。如谭教授认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奇经受损证,是因久病致肾阴阳俱虚,肾气不固,精血不充,其冲、任、督脉必虚^[2]。患者多有头晕,神疲,稍劳作尿道口即有白色分泌物溢出,腰骶、会阴部酸胀疼痛,下肢厥冷,双膝无力,阳痿,早泄,甚或滑精,舌淡胖边有齿痕,脉多沉细,尺脉尤弱。此证治宜温肾补虚,固摄冲任。方多用右归丸、二仙汤、龟鹿二仙膏加减。伴会阴部酸痛者用《丹溪心法》大补阴丸;腰疼痛者,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益督丸(杜仲、菟丝子、续断、鹿角胶),均有良效。谭教授认为,奇经为病,以虚实夹杂多见,冲、任、督亏虚为本,瘀血、痰湿为标,治当标本兼顾,分清主次治之,同时兼顾调和气血阴阳及调理脏腑功能。

5 善用古方,灵活化裁

谭教授治疗男科疾病的大部分方剂出自于《景岳全书》、《辨证录》、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、《医林改错》、《脾胃论》、《丹溪心法》、《类证治裁》等医书,另一部分方剂则来源于谭教授临证多年的经验方,这些方剂往往比他药捷而效速,值得临床应用参考。谭教授除善于汲取和传承前人的经验外,在治疗男科疾病方面也非常重视对古方、经方的化裁和应用。如治疗前列腺增生症,自创尿癃康,药用熟地黄、山茱萸、菟丝子补肾固精为君;山药补益脾阴,

亦能固精,茯苓、牡丹皮、泽泻以利湿浊,赤芍、蒲黄、五灵脂、莪术、牛膝、益母草、丹参、穿山甲活血祛瘀为臣,散结消瘀,病久气弱,选黄芪益气为佐药。诸药合用补肾而不碍破瘀,祛瘀而不伤正气,瘀祛而尿窍通畅,气化则小便通利,标本同治,共奏补肾祛瘀、通关利水之功^[3]。尿癃康以六味地黄丸、失笑散合桂枝茯苓丸加减而成。另外,谭教授常用加减赞育丹(黄芪、党参、茯苓、白术、熟地黄、白芍、当归、川芎、山茱萸、山药、沙苑子、菟丝子、肉苁蓉、杜仲、淫羊藿、仙茅、韭菜子、巴戟天、黄柏)治疗因慢性前列腺炎病久所致属肾阳虚弱夹湿热的不育症,此方实乃张景岳之赞育丹化裁而成。

除化裁古方外,谭教授又长于创制新方,以广临床应用。如针对慢性前列腺炎肾虚、湿热、瘀滞的基本病机,创制了前炎清方,方中取女贞子、旱莲草(二至丸)功善滋阴补肾;仿萆薢分清饮之意,选萆薢以分清浊,上三药滋阴、泄浊以为君药。久病之体,单用二至丸嫌其力薄,故又选菟丝子、山茱萸善补肾固精以辅之;虎杖、紫花地丁之苦寒,金钱草之利湿热,协萆薢以清下焦之湿热而坚阴;穿山甲、延胡索、丹参、红藤补血活血以去瘀滞;此三组药是为辅君之臣药。病久气弱,选黄芪益气作为佐药。膀胱乃州都之官,气化则能出焉,故用乌药、石菖蒲行气通溺窍为使药。共奏补肾、固精、泄浊、化瘀之功,用以治疗肾虚湿热挟瘀型的慢性前列腺炎,常能获得满意疗效。亦有三草安前汤:金钱草、鱼腥草(白花蛇舌草)、益母草(败酱草)、穿山甲、石菖蒲、乌药、丹参、虎杖、甘草,具有清利湿热、化瘀止痛之功效^[4]。这些方剂和经验对男科疾病的证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黄宇烽,李宏军.实用男科学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9:676.
- [2] 喻坚柏.谭新华教授治疗前列腺炎经验[J].湖南中医药导报,2004,10(12):10-12.
- [3] 黎鹏程,何清湖.谭新华教授男科疑难病治验举隅[J].中医药导报,2012,18(10):107-109.
- [4] 周兴,刘朝圣,何清湖.谭新华教授治疗前列腺炎学术思想的初探[J].湖南中医杂志,2007,23(4):4-5.

(责任编辑:刘淑婷)